

Lingnan University

##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考功集 (畢業論文選粹)

---

2021

### 從《山公啟事》「題目」看山濤品評人物的特點

Yan Yan CHOW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chi\\_diss](https://commons.ln.edu.hk/chi_diss)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

#### Recommended Citation

周恩欣 (2021)。從《山公啟事》「題目」看山濤品評人物的特點。輯於嶺南大學中文系 (編)，《考功集 2020-2021：畢業論文選粹》。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

This 古典文學、文學與思想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考功集 (畢業論文選粹)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嶺南大學

2020 至 2021 年度指導論文

〈從《山公啟事》「題目」  
看山濤品評人物的特點〉

學生：周恩欣（4111194）

指導老師：許子濱老師

## 論文提要

山濤任職吏部十多年間，為晉武帝選賢無數，《山公啟事》為其就官位空缺而撰寫的適合任官人選的啟文。

本文以歷史文獻為依據，以文本互證方法嘗試分析山濤品評人物的分類和其準則。由於搜集資料時發現前人多以《世說新語》、《人物志》為六朝人物品評的研究材料，而清人葉德輝輯刻整理的《山公啟事》則鮮有學者集中研究，又因山濤舉薦人才每每親自品題，可據以研究晉代政治人物品評的材料，故論文會以此為切入點主要集中考釋山濤在《山公啟事》裡面的品藻「題目」，然後分析他品評人物時的特點，以及比較山公與《世說新語》在人物品藻上的異同之處。

# 目錄

一、緒論.....	4
二、《山公啟事》品評「題目」考釋及與《世說新語》或 《晉書》之比較.....	5
甲、「克己復禮」、「體儀正直」.....	5
乙、「秉德尚義」.....	7
丙、「忠篤寬厚」.....	7
丁、「真素寡欲」.....	8
戊、「深識清濁」.....	11
己、「通理有才義」.....	12
庚、「平簡溫敏」.....	14
三、山公品評人物之歸類和特點比較.....	15
四、結論.....	17

## 一、緒論

六朝人物品評，又稱「品藻」、「品題」、「品鑑」，最早可追溯至漢代察舉制中的「舉孝廉」，隨後魏行九品中正制選拔人才，令人物品評成為主要入仕途徑；東漢末年時亦有許劭和許靖舉辦「月旦評」。品評的準則非一成不變，例如漢重品德、魏重才、晉始重門第。這些一開始都出於政治選才考慮，後來才漸漸由政治轉變為名士間的風雅。

品評「題目」是東漢、魏晉時期品評人物的評語，余嘉錫在《世說新語箋疏》中加案語云「凡題目人者，必親見其人，挹其風流，聽其言論，觀其氣宇，察其度量，然後為之品題」<sup>1</sup>。「題目」之「題」為評論、品評人物的行為，其意思和「藻」、「鑑」相近<sup>2</sup>；「目」若作為動詞亦有同樣意思，如劉義慶《世說新語》〈賞譽〉篇記「世目謝尚為『令達』」<sup>3</sup>、「卞令目叔向『朗朗如百間屋』」<sup>4</sup>本文所說「題目」則是引申為品評之後寫下的扼要評語。要論政治人物品評，山濤是其中一位不容忽視的重要人物。山濤字巨源，作為「竹林七賢」之一在晉代以舉才聞名。《世說新語》中載「山公以器重朝望，年逾七十，猶知管時任」<sup>5</sup>，而《晉書》中提到山濤選拔人才的過程——「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啟事」。

由於《山公啟事》原書早已散佚，故前人鮮有對山濤品評人物的用語和「題目」作過深入研究，直至清人嚴可均和葉德輝爬梳後輯錄啟事共 52 與 57 則<sup>6</sup>。本文選用葉德輝輯刻之版本，旨在透過對《山公啟事》裡面品評「題目」之考釋分析山濤評鑑人物的特點。本文的研究價值亦主要在於首次對山濤品評「題目」作出深入研究。本文另一核心部分為將《山公啟事》與《世說新語》之人物品藻作一比較，嘗試歸納出山濤實用為主的政治人物品鑑和《世說新語》傾向審美、形象化品藻的異同之處。

<sup>1</sup> 劉義慶撰、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周祖謨，余淑宜，周士琦整理：《世說新語箋疏》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發行，2016，頁 496。

<sup>2</sup> 汪文學：《漢晉文化思潮變遷研究——以尚通意趣為中心》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19。

<sup>3</sup> 劉義慶撰、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周祖謨，余淑宜，周士琦整理：《世說新語箋疏》，頁 527。

<sup>4</sup> 劉義慶撰、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周祖謨，余淑宜，周士琦整理：《世說新語箋疏》，頁 495。

<sup>5</sup> 劉義慶撰、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周祖謨，余淑宜，周士琦整理：《世說新語箋疏》，頁 183。

<sup>6</sup> 劉苑如：〈從品鑑到借鑑——葉德輝輯刻《山公啟事》與閱讀〉。《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38 期（2011 年 3 月），頁 173。

## 二、《山公啟事》品評「題目」考釋及與《世說新語》比較

本章選取了《山公啟事》中山濤對羊祜、阮咸、裴楷、嵇紹四位在歷史文獻如《晉書》、《世說新語》中較多記載之人物的品評題目，並以其其他曾被以相同或相似題目品評的人物作為依據，考釋山濤簡潔的政治人物品評的含意，並與《世說新語》或《晉書》作比較。

### 《山公啟事》原文節錄

「臣昨啟少傳選事羊祜：秉德尚義、克己復禮，又年尚少可久于其事也。」

肩

「太子保傅不可不高，盡天下之選。羊祜秉德尚義，可出入周旋，令太子每覩儀刑，方任雖重比此重為輕，又可朝會與聞國議。」

「羊祜忠篤寬厚，然不長理劇，宗正卿缺。不審可轉作否？」

「吏部郎史曜出處缺，當選。濤薦咸曰：真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職必妙絕于時。詔用陸亮。」

「侍中、太常、河南尹並缺，皆顯職，宜必得其人。右軍裴楷，通理有才義，僉論宜以為侍中才。」

「詔選祕書丞濤薦紹曰：紹平簡溫敏，有文思又曉音，當成濟也。猶宜先作祕書郎。詔曰：紹如此，便可為丞，不足復為郎也。」<sup>7</sup>

### 甲、題目考釋：「克己復禮」、「體儀正直」

羊祜字叔子，《晉書》記其家族歷代「以清德聞」，於列傳中排於第四。《山公啟事》中錄有4條舉薦叔子的啟事，亦是被山濤舉薦最多次數之人，他被評為「克己復禮」、「可出入周旋」以及「體儀正直」<sup>8</sup>。《論語·顏淵》云：「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馬融注曰「克己，約身」<sup>9</sup>，即能夠約束自身，並將仁以禮的形式實踐出來。《晉書》中載有羊祜如何身居朝中要職仍能時刻不逾禮，如「祜歷職二朝，任典樞要，政事損益，皆諮訪焉，勢利之求，無所關與。」<sup>10</sup>記述他從來不結

<sup>7</sup> 山濤著、葉德輝輯刻：《山公啟事》尚儀近代華文書籍暨圖像資料庫，1900。

<sup>8</sup> 同上。

<sup>9</sup>（魏）何晏集解、（唐）陸明德明音義、（宋）邢昺疏：《論語注疏》中國：迪志文化公司，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2001，頁33。

<sup>10</sup>（唐）房玄齡，褚遂良等合著、陸費逵總勘、高時顯，吳汝霖輯校、丁輔之監造：《晉書》上海中華書局據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本排印，尚儀近代華文書籍暨圖像資料庫，頁306。

朋黨。他更曾說「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sup>11</sup>，可見他平日在朝中謹言慎行，以做到約束自身而不違禮。山公又評羊祜「可出入周旋，令太子每覩儀刑」。據《禮記·內則》「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游，不敢噦噫、噉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洩」，<sup>12</sup>，即是說羊祜平日在朝中進退揖讓的禮儀可作為榜樣，若能讓太子時常觀之，定能在羊祜的薰陶之下潛移默化，學會君王須具備的品德和風範。此外，筆者認為羊祜「體儀正直」「克己復禮」的意思相近，都是對羊祜將仁從內而外貫徹實行的讚賞，更加強調他的儀態正直和處事恰當，突顯他正直的特質。《論語·鄉黨》云「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蹶蹶如也，與與如也。」說明士大夫在朝一舉一動都要合禮。羊祜在朝上一直都謹言慎行，例如《晉書》記：「祜貞慤無私，疾惡邪佞，荀勗、馮統之徒甚忌之。」<sup>13</sup>武帝亦稱其「謇謇正直」<sup>14</sup>。因此，山濤相信由他當尚書令，可以作為百官榜樣，有助整頓朝廷風氣；加上他正直的品性「言旨切直于朝廷」，凡事皆敢於直言，能指出時政之弊。

### 與《世說新語》或《晉書》之比較

以「克己復禮」評價羊祜的並不只有山濤，《世說新語》賞譽第 9 條記郭奕再見羊祜，亦不由得感嘆：「羊叔子何必減顏子！」顏淵備受孔子讚賞，孔子曾說「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sup>15</sup>若結合山公的品評和羊祜的事跡，可以推論郭奕觀羊公言行，認為他做到「克己復禮」，可比顏子，可是評價極高。《世說新語》德行第 2 條劉孝標注中記有另一名同樣被時人比作顏淵的人物——東漢的黃憲，「時論者咸云『顏子復生』」<sup>16</sup>。據《後漢書》所載，與黃叔度同郡的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sup>17</sup>荀季和更曾對黃憲說「足下，吾師範也！」<sup>18</sup>，由此可見黃憲其人舉止莊嚴，使戴良在他面前不敢不整肅儀容，而荀淑以他為師則反映黃憲之德非徒具形式，而是內外一致。羊祜和黃憲皆被比作顏子，是因為他們能夠「約

<sup>11</sup> (唐)房玄齡，褚遂良等合著、陸費逵總勘、高時顯，吳汝霖輯校、丁輔之監造：《晉書》，頁 307。

<sup>12</sup> 陳澧注：《禮記(第 1 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頁 154。

<sup>13</sup> (唐)房玄齡，褚遂良等合著、陸費逵總勘、高時顯，吳汝霖輯校、丁輔之監造：《晉書》，頁 306。

<sup>14</sup> (唐)房玄齡，褚遂良等合著、陸費逵總勘、高時顯，吳汝霖輯校、丁輔之監造：《晉書》，頁 305。

<sup>15</sup> (魏)何晏集解、(唐)陸明德明音義、(宋)邢昺疏：《論語注疏》，頁 56。

<sup>16</sup> 劉義慶撰、劉孝標注、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修訂本)》北京市：中華書局出版發行，2006，頁 3。

<sup>17</sup> (南北朝)范曄撰：《後漢書 120 卷》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2017，頁 699。

<sup>18</sup> 劉義慶撰、劉孝標注、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修訂本)》，頁 3。

己」，並且將仁實踐出來，舉手投足皆合禮，旁人觀之，心生敬佩，甚至被他們所影響，而這也是山濤說羊祜能夠「肅整朝廷」及「令太子每覩儀刑」的原因。

## 乙、題目考釋：「秉德尚義」

山濤兩次以「秉德尚義」來評論羊祜。《論語》提到「君子義以為質」<sup>19</sup>，意思是說君子的本質是崇尚道義，而從《晉書》所記羊祜的不少事跡中均可見他為人處事都依道義行之。例如他叮囑士兵不可以隨意搶奪邊疆平民的物資，如果行軍至吳國收割足夠數量的農作物後一定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打獵時「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sup>20</sup>，故他雖為軍人，卻不會以武力威脅和肆意搜刮鄰國的民膏民脂，而吳人也因此敬重他並尊稱他作「羊公」。再者，即使是對外戰爭中，羊祜也不會施詭詐之計，如「每與吳人交兵，克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sup>21</sup>他這種「秉德尚義」的操行更是令敵軍將領敬佩。羊祜與陸抗兩軍對壘之時，使者通信不絕，陸抗亦「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有一次羊祜知道陸抗生病，便饋之以藥，陸抗十分相信羊祜，二話不說便直接服下，對旁人說道「羊祜豈鳩人者！」<sup>22</sup>

## 與《世說新語》或《晉書》之比較

《世說新語》中亦有其他被時人稱頌的尚義之士，〈德行〉篇第 9 條記東漢時荀巨伯探望生病的友人時遇上胡軍侵城，友人叫他快點離去，他卻說「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邪！」堅持要留下來。胡人來到，為了保護友人，他便求「以我身代友人命」，這令胡人覺得他們這群「無義之人」實在不應該侵入一個「有義之國」，最終退軍而還，全郡也因此得救<sup>23</sup>。由此可見，荀巨伯和羊祜都是有義之士，與友人、敵軍都以道義對待，不會為取勝保全生命而做出不義之事，故山濤「秉德尚義」意指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夠堅守道義。

## 丙、題目考釋：「忠篤寬厚」

<sup>19</sup>（魏）何晏集解、（唐）陸明德明音義、（宋）邢昺疏：《論語注疏》，頁 149。

<sup>20</sup>（唐）房玄齡，褚遂良等合著、陸費逵總勘、高時顯，吳汝霖輯校、丁輔之監造：《晉書》，頁 306。

<sup>21</sup> 同上。

<sup>22</sup> 同上。

<sup>23</sup> 劉義慶撰、劉孝標注、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修訂本)》，頁 10。



山濤在另一則舉薦羊祜的啟事中評說「忠篤寬厚」<sup>24</sup>。「忠篤」方面，《世說新語》〈術解〉篇第3條記載有人看羊祜父親之墓後，預言羊祜會「出受君命」，他聽了後非常厭惡，隨即挖斷墓地的勢。由此反映了羊祜內心對朝廷的忠篤、絕無二心。而劉孝標注引《幽明錄》，提及時人聞知此事後，「咸歎其忠誠」<sup>25</sup>。至於「寬厚」，山濤指羊祜平日待人包括戰後俘虜得來的平民，皆不會用嚴苛手法處置。例如《晉書》記載「人有略吳二兒為俘者，祜遣送還其家」<sup>26</sup>，可見他對於孩童有惻隱之心，不濫傷無辜；又有一次吳將鄧香到夏口搶掠，「祜募生縛香，既至，宥之。」，他沒有因其侵掠之舉而嚴刑盤問，反而將之釋放，令鄧香感念其恩，後來率領部隊一起歸降。<sup>27</sup>

### 與《世說新語》或《晉書》之比較

《晉書》中記有另一被評為「忠篤」之人：卞壺評「庾珉以忠篤顯」<sup>28</sup>，庾珉曾追隨被劉元海虜走的晉懷帝，劉元海在一次宴會上要求懷帝斟酒，「珉不勝悲」，見懷帝再拜酒便「因大號哭」<sup>29</sup>由此可見他看着主君淪落到為別人屈躬行酒卻無能為力因而感到悲慟。因此，「忠篤」乃讚賞此二人對君主之忠誠，皆為忠臣之模範。

另一方面，由唐代房玄齡等朝臣編撰之《晉書》，也曾評價晉武帝「寬惠仁厚」。〈帝紀〉中記「大雨霖，伊、洛、河溢，流居人四千餘家，殺三百餘人，有詔振貸給棺」<sup>30</sup>，他對待百姓仁厚，幫他們安置身後事。其仁厚可見；另外，《山公啟事》中記山濤舉薦嵇紹作秘書郎，《世說新語》〈政事〉篇第8條注中也記嵇紹一開始也「懼不自容」，但武帝「詔曰：紹如此便可為丞，不足復為郎也」。武帝沒有因嵇紹之父得罪司馬昭被殺而對嵇紹心存猜疑，杜絕他的出仕之途，足見其不計前嫌和對待臣子的寬厚之心。

### 丁、題目考釋：「真素寡欲」

<sup>24</sup> 山濤著、葉德輝輯刻：《山公啟事》尚儀近代華文書籍暨圖像資料庫，1900。

<sup>25</sup> 劉義慶撰、劉孝標注、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修訂本)》，頁633。

<sup>26</sup> (唐)房玄齡，褚遂良等合著、陸費逵總勘、高時顯，吳汝霖輯校、丁輔之監造：《晉書》，頁306。

<sup>27</sup> 同上。

<sup>28</sup> (唐)房玄齡，褚遂良等合著、陸費逵總勘、高時顯，吳汝霖輯校、丁輔之監造：《晉書》，頁572。

<sup>29</sup> (唐)房玄齡，褚遂良等合著、陸費逵總勘、高時顯，吳汝霖輯校、丁輔之監造：《晉書》，頁422。

<sup>30</sup> (唐)房玄齡，褚遂良等合著、陸費逵總勘、高時顯，吳汝霖輯校、丁輔之監造：《晉書》，頁30。

阮咸字仲容，與山濤同為「竹林七賢」，因其放誕舉止為世人所議論，《晉書》中記載武帝「以咸耽酒浮虛，遂不用」。不過，據《山公啟事》，山濤對阮咸的政治品評卻非常正面，尤其對阮咸的品性更是極為欣賞，因此當他知道吏部郎空缺後便欲薦舉阮咸，他對阮咸的品評為「真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職，必妙絕於時。」<sup>31</sup>，「寡欲」二字已見於《道德經》，《道德經》中說「見素抱朴，少私寡欲；絕學無憂」<sup>32</sup>，意思是人要保持純樸本性，就能減少私欲。《竹林七賢論》也評價阮咸「清真寡欲，則迹外之意自見耳」，即阮咸為人處事不受俗世物質所影響和規範，其中包含了儒家的禮教和道德標準，《世說新語》多次提及阮咸事跡可證。如任誕篇第 10 條記他在七月七日曬衣日掛大布犢鼻在庭院中，他知道別人必以怪異眼光視之，便故意回答自己「未能免俗，聊復爾耳」<sup>33</sup>；第 12 條又記他用大盆盛酒，並與群豬共飲<sup>34</sup>，足見他不在乎世俗的名聲。《世說新語》記阮咸「直接去上，便共飲之」寫阮咸的不拘小節，用余嘉錫的話來說就是「貽譏清議，直一狂生」<sup>35</sup>，他以「狂」的行為來告訴世人自己不會理會俗世眼光和種種框條。

### 與《世說新語》或《晉書》之比較

《晉書》中亦多次用「寡欲」評價人物，例如另一位「竹林七賢」成員，一度被山濤視為自己選吏之職繼承者的嵇康。〈嵇康傳〉以「恬靜寡慾」<sup>36</sup>形容他。《晉書》記曰：「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絕。」<sup>37</sup>他在《與山巨源絕交書》向友人表明心志。可見嵇康的「寡慾」在於不把功名利祿看在眼內。另一名在《晉書》中被評為「簡素寡欲」<sup>38</sup>的人物是王導，他雖然位高權重，備受朝廷敬重，如《世說新語》〈寵禮〉第 22 條中晉元帝欲「引王丞相登御床」，他不但拒絕了，而在日常生活中更不見有奢侈浪費之風，「倉無儲穀，衣不重帛」<sup>39</sup>，故他的「寡欲」在於不過度貪戀權力和追求物質生活。由此觀之，此三人

<sup>31</sup> 山濤著、葉德輝輯刻：《山公啟事》尚儀近代華文書籍暨圖像資料庫，1900。

<sup>32</sup> 老子著、王弼注：《老子（諸子百家叢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頁 4、5。

<sup>33</sup> 劉義慶撰、劉孝標注、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修訂本）》，頁 659。

<sup>34</sup> 劉義慶撰、劉孝標注、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修訂本）》，頁 661。

<sup>35</sup> 劉義慶撰、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周祖謨，余淑宜，周士琦整理：《世說新語箋疏》，頁 595。

<sup>36</sup> （唐）房玄齡，褚遂良等合著、陸費逵總勘、高時顯，吳汝霖輯校、丁輔之監造：《晉書》，頁 415。

<sup>37</sup> （唐）房玄齡，褚遂良等合著、陸費逵總勘、高時顯，吳汝霖輯校、丁輔之監造：《晉書》，頁 416。

<sup>38</sup> （唐）房玄齡，褚遂良等合著、陸費逵總勘、高時顯，吳汝霖輯校、丁輔之監造：《晉書》，頁 534。

<sup>39</sup> 同上。

之「寡欲」都是漠視俗世常人熱衷追求的事物，但並不代表他們完全沒有任何欲望和渴求之物。

蘇東坡於《題山公啟事帖》中表示自己不認同山濤舉薦阮咸的品評，他寫到「吾嘗怪山公薦阮咸之清正寡欲，咸之所為，可謂不然者矣。意以謂心迹不相關，此最晉人之病也。」<sup>40</sup>在他看來，阮咸的種種行為都是有違禮教，「可謂不然者」指出山濤的評價未免言過於實。筆者認為，蘇東坡指阮咸非「清正寡欲」確實有據可依。事實上，山濤品鑑阮咸「清正寡欲」，並非說阮咸由內到外沒有半點欲望，正如前文所述其他兩位在《晉書》內被評為「寡欲」的人物，「恬靜寡慾」的嵇康「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sup>41</sup>，可見他對養生長壽和音律的追求；「簡素寡欲」的王導入世，建功立業之欲更是明顯；而在《世說新語》〈任誕〉篇第 15 條就記載阮咸正值為母親服喪期間也不惜借驢追回懷孕的婢女，更說出「人種不可失！」<sup>42</sup>的話，可見他的心中仍然保有塵世俗人延續後代的欲望。蘇東坡從不認同山濤評阮咸「清心寡欲」，進而說到晉人「心迹不相關」。從史料記載來看，晉人「心迹不相關」是普遍現象，以阮籍為例，他與阮咸一起故意在紗羅錦綺當中曬大布犢鼻的，外人看來甚為任誕，但其內心實質非常痛苦。這種憂思愁苦在阮籍的《詠懷八十二首·其一》中更表露無遺，詩中寫到「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鑑明月，清風吹我襟。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即是他因自己的濟世之心無處可施而夜不能寐，又聽見鴻聲似乎也為之長夜悲鳴，再說出自己的孤獨感。

然而，蘇東坡指責晉人「心迹不相關」為弊病則未必恰當。他並非晉代人，不能夠切身體會時人的身不由己，如《晉書》中記載「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sup>43</sup>嵇康直言卻被誅正是一例。所以，晉人只能夠對外裝瘋、酗酒以免被現實的黑暗所淹沒。他們明白自己未必能改變世道，但這不代表內心能夠輕易放下對世事的關懷。王瑤曾說「飲酒好像只是快樂的追求，而實際卻有更大的憂患背景在後面」<sup>44</sup>山濤作為「竹林七賢」之一，最清楚和阮仲容等人的任誕和避世之舉，實質都是於當時社會政治背景下，試圖盡自身綿力，在朝廷之外以另類方式表達對於黑暗政治的不滿。因此，包括阮咸在內晉人的「心迹不相關」不應被視作弊病，它反而表現

<sup>40</sup>（宋）蘇軾撰，（明）王如錫編、吳文清，張志斌點校：《東坡養生集》福州：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2013，頁 146。

<sup>41</sup>（唐）房玄齡，褚遂良等合著、陸費逵總勘、高時顯，吳汝霖輯校、丁輔之監造：《晉書》，頁 415。

<sup>42</sup>劉義慶撰、劉孝標注、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修訂本）》，頁 662。

<sup>43</sup>（唐）房玄齡，褚遂良等合著、陸費逵總勘、高時顯，吳汝霖輯校、丁輔之監造：《晉書》，頁 413。

<sup>44</sup>王瑤：《中古文學史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頁 165。

了他們以非世俗的方式表達自己不受外界黑暗政治環境所影響的堅定意志。若然晉人都變為心迹相關，完全失去希望、只想隱世度日，無心與理想落差的現實進行抗爭，這才是真正的弊病。換言之，山濤欣賞阮咸的「真素寡欲」不是針對其不畏人言而做出肆意放誕的行為，而是明白他心中有著和阮籍一樣的「濟世志」<sup>45</sup>，有著有所作為的欲望，並非真的無欲無求。山濤相信阮仲容負責選任官吏的職務必定能做到「萬物不能移」以公允、公正的態度選拔人才。事實上，武帝反駁他的舉薦後詔用陸亮，其人終因有私心而「尋為賄敗」<sup>46</sup>。綜上所述，山公舉薦阮咸時是經過認真評判，相信阮咸從品性的「真素寡欲」和才能的「深識清濁」都最適合任吏部郎，並說「若在官人之職，必妙絕於時」。

### 戊、題目考釋：「深識清濁」

「深識清濁」之評語是讚揚阮咸擅於鑑別人才，勝任選舉人才之職。《魏氏春秋》稱其「有雋才」。「清濁」本可解作優劣、善惡，如《晉書》中提到「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算課，而清濁粗舉」，意思是東漢的刺史每年只粗略向朝廷上報官職的好惡。魏晉盛行人物品藻之風，時人喜用清濁之氣評鑑才性優劣，如袁准《才性論》提及「凡萬物生於天地之間，有美有惡，物何故美，清氣之所生也。物何故惡，濁氣之所施也。」<sup>47</sup>；曹丕在〈與吳質書〉中評到「公幹有逸氣」，其中「逸氣」便是清氣的一種，即是曹丕欣賞徐幹之才。山公評阮咸「深識清濁」就是為了強調他不單能夠正己——「清心寡欲」，更能夠正人<sup>48</sup>。其識鑑之才可為朝廷選出適合任職的人才。

### 與《世說新語》或《晉書》之比較

不僅是對阮咸，山濤在考慮其他吏部郎人選時，很重視其人是否能識鑑人才，說「吏部郎主選舉，宜得能整風俗、理人倫者」。<sup>49</sup>《山公啟事》中記他推舉和嶠，稱他「最有才，可為吏部郎」<sup>50</sup>。山公雖未明說和嶠在哪方面「最有才」，但《晉書》記載「朝野許其能整風俗，理人倫」<sup>51</sup>。《世說新語》〈方正〉篇第5條亦記有一事：武帝對和嶠說自己

<sup>45</sup> (唐)房玄齡，褚遂良等合著、陸費逵總勘、高時顯，吳汝霖輯校、丁輔之監造：《晉書》，頁413。

<sup>46</sup> 劉義慶撰、劉孝標注、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修訂本)》，頁151。

<sup>47</sup> 王瑤：《中古文學史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頁66。

<sup>48</sup> 劉苑如：〈從品鑑到借鑑——葉德輝輯刻《山公啟事》與閱讀〉。《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38期(2011年3月)，頁184

<sup>49</sup> 山濤著、葉德輝輯刻：《山公啟事》尚儀近代華文書籍暨圖像資料庫，1900。

<sup>50</sup> 同上。

<sup>51</sup> (唐)房玄齡，褚遂良等合著、陸費逵總勘、高時顯，吳汝霖輯校、丁輔之監造：《晉書》，

想先罵王濟一頓才賜他官職，和嶠答曰：「武子雋爽，恐不可屈。」結果王濟果然如他所說反過來以「尸布斗粟」來諷刺武帝<sup>52</sup>，王濟識人之才可見一斑。另外，山公給予負責監察百官的御史中丞周浚「有才有用」之評語。據《晉書》，周浚「以才理見知，有人倫鑒識」<sup>53</sup>，這和山濤評阮咸的「深識清濁」屬同一意思，都是讚賞其品鑑人物的出眾才能。

## 己、題目考釋：「通理有才義」

裴楷字叔則，《晉書》記載其「弱冠知名」，獲鍾會引薦而入朝，山公評價他「通理」。「通理」一詞見於《周易·坤》，所謂「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孔穎達疏解云：「黃中通理者，以黃居中兼四方之色，奉承臣職，是通曉物理也」<sup>54</sup>。鄧秉元亦指出「理，萬物之絲斑」<sup>55</sup>。《晉書》形容叔則「特精理義」、「尤精《老》、《易》」<sup>56</sup>。劉孝標在《世說新語》中亦注「楷特精易義」<sup>57</sup>。可見山公其中一層意思當指他精通《易經》和《老子》。事實上，他把自己對此二經的理解巧妙地融入政治之中。如《世說新語》〈言語〉第 19 記述晉武帝初登基，占卜其王朝可維持多久，結果只得「一」，群臣見武帝不悅都不知如何是好，裴楷就聰敏地引用《老子》答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令晉武帝龍顏大悅<sup>58</sup>。另一例子是《世說新語》〈德行〉第 18，裴楷每年均向梁王和趙王「租錢數百萬」以救濟貧窮的親族，有人以此譏諷他，裴楷便以《老子》「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來回應，可見他對經義理解透徹。

筆者認為，山公評裴楷「通理有才義」，除了是對經義了解的表層意思，更有讚許他作為君子的內在優良品格之意，他之所以把「才義」和「通理」放在一起，就是想強調裴楷才志並舉，對經義理解之才的恰當運用正正是內心之志的表現。《晉書》評價裴楷「與山濤、和嶠並以盛德居位」<sup>59</sup>，裴楷非有才無志可知。在「理」的釋義上，南懷瑾說《周易》「黃中通理」的「理」是要努力把內在功夫和修養做好，使「內外合

---

頁 386。

<sup>52</sup> 劉義慶撰、劉孝標注、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修訂本)》，頁 269。

<sup>53</sup> (唐)房玄齡，褚遂良等合著、陸費逵總勘、高時顯，吳汝霖輯校、丁輔之監造：《晉書》，頁 503。

<sup>54</sup> (三國)王弼注、(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注疏 9 卷》清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本，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頁 36。

<sup>55</sup> 鄧秉元：《周易義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 48。

<sup>56</sup> (唐)房玄齡，褚遂良等合著、陸費逵總勘、高時顯，吳汝霖輯校、丁輔之監造：《晉書》，頁 316。

<sup>57</sup> 劉義慶撰、劉孝標注、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修訂本)》，頁 19。

<sup>58</sup> 劉義慶撰、劉孝標注、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修訂本)》，頁 69。

<sup>59</sup> (唐)房玄齡，褚遂良等合著、陸費逵總勘、高時顯，吳汝霖輯校、丁輔之監造：《晉書》，頁 316。

一」，達到「內聖外王」的理想境界<sup>60</sup>，這和孔穎達說的「美在其中」「通暢於外」<sup>61</sup>是一致的。山公雖未有詳細解釋裴叔則「通理」品性如何適合勝任侍中之才，但從裴楷在《世說新語》〈德行〉第 17 注、〈賞譽〉第 6 和第 14 中被鍾會和武元夏評為「清通」，可知其為人清和通達。另外，《晉書》曰「不持儉素，每遊榮貴，輒取其珍玩。雖車馬器服，宿昔之間，便以施諸窮乏。」<sup>62</sup>他經常從富家子弟取得珍寶作濟貧之用，這與《名士傳》云「楷行己取與，任心而動，毀譽雖至，處之晏然」<sup>63</sup>相符合，即是說他不畏人言，亦敢於直言，「以質直見容」<sup>64</sup>，堅守內心原則去做他認為合乎道德之事。「通暢於外」指外人看見他「美在其中」的神韻，而裴楷的神韻更在〈容止〉篇中被兩次讚賞，如第 12 則說看見裴令公的人皆覺得他「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第 10 則亦記有一次裴楷生病，王夷甫奉旨前去探望後對人說裴楷「雙目閃閃，若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着重於形容裴楷「光映照人」的神態。以「玉人」喻裴楷，《晉書》中亦有相關記載，「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群書，特精理義，時人謂之『玉人』」<sup>65</sup>，可見其清和通達的品性顯現在儀容神態之上。

## 與《世說新語》或《晉書》之比較

與裴楷同時有另一人被評為「通理」，此人便是與裴楷同時並稱相比的王衍<sup>66</sup>。〈言語〉篇第 23 則注引虞預《晉書》云王夷甫「清虛通理」，而《晉書》和《晉諸公贊》分別形容他「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為事」<sup>67</sup>、「夷甫好尚談稱」<sup>68</sup>，甚至還有人專門拜訪他請教道家經義<sup>69</sup>，可見王夷甫和裴楷各自精通經義。《世說新語》〈識鑑〉篇第 4 則記有山公見年幼的王夷甫一事，他當時見王夷甫年紀小小便才貌出眾，加上做事利落、井井有條，於是不由得驚嘆道：「生兒不當如王夷甫邪？」<sup>70</sup>可

<sup>60</sup> 南懷瑾：《南懷瑾選集典藏版第 4 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頁 174。

<sup>61</sup> （三國）王弼注、（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注疏 9 卷》，頁 36。

<sup>62</sup> （唐）房玄齡，褚遂良等合著、陸費逵總勘、高時顯，吳汝霖輯校、丁輔之監造：《晉書》，頁 316。

<sup>63</sup> 劉義慶撰、劉孝標注、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修訂本）》，頁 19。

<sup>64</sup> （唐）房玄齡，褚遂良等合著、陸費逵總勘、高時顯，吳汝霖輯校、丁輔之監造：《晉書》，頁 34。

<sup>65</sup> （唐）房玄齡，褚遂良等合著、陸費逵總勘、高時顯，吳汝霖輯校、丁輔之監造：《晉書》，頁 316。

<sup>66</sup> 劉義慶撰、劉孝標注、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修訂本）》，頁 449。

<sup>67</sup> （唐）房玄齡，褚遂良等合著、陸費逵總勘、高時顯，吳汝霖輯校、丁輔之監造：《晉書》，頁 372。

<sup>68</sup> 劉義慶撰、劉孝標注、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修訂本）》，頁 73。

<sup>69</sup> 劉義慶撰、劉孝標注、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修訂本）》，頁 179。

<sup>70</sup> 劉義慶撰、劉孝標注、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修訂本）》，頁 351。

見山公對與裴楷並駕齊驅的王衍也是欣賞的。不過，山公作此評價時，一旁的羊祜就預言他以後雖能位居高位，但必定是亂天下者。如此推斷虞預《晉書》評王夷甫「清虛通理」其意當和山公評裴叔則「通理有才義」有些許不同，二者皆讚賞他們理解經義事理，但山公對裴楷的評價，卻包含了對其內在品質之美外化的另一重意思。

### 庚、題目考釋：「平簡溫敏」

嵇紹字延祖，獲山公推薦而入朝為官。山公評價他「平簡溫敏」，「平簡」即平和簡易、「溫敏」即溫厚聰敏，據臧榮緒《晉書》所記，「嵇紹事母至孝，和聲柔色」，又「謹身節儉」<sup>71</sup>，不會鋪張浪費，可見其「平簡」之性。《世說新語》〈方正〉篇第 17 則記，有一次嵇延造拜訪齊王問商議政事，適值齊王設宴，一見嵇紹便讓他當場演奏樂器助興。嵇紹拒絕，並聰敏地回答彈奏樂器非侍中之職務，若非要奏樂就理應先換下官服。另外，《晉書》記左僕射裴頠品評嵇紹說「使延祖為吏部尚書，可使天下無復遺才矣。」<sup>72</sup>由此可見，他具備選拔人才的才能。另外《世說新語》〈賞譽〉篇第 36 提到謝幼輿評價他「弘雅勁長」<sup>73</sup>，加上山公對他「有文思」的品評，「溫敏」之性於茲中可見。

### 與《世說新語》或《晉書》之比較

《晉書·郗鑒傳》中記郗鑒曾評價蔡謨「平簡貞正」<sup>74</sup>，他在弱冠之時便「察孝廉」，故他和嵇紹一樣都有對父母孝順、處事廉正的特性，才會「素望所歸」，受到百姓愛戴。在「溫敏」之性上，《高士傳》評摯恂「既通古今而性復溫敏」，他和嵇紹一樣都「善屬文」，當時的公卿更推許他「才同賈誼」。因此，山公評嵇紹的「溫敏」應是和後面「有文思」的品題相結合，因擅長文章培養出溫敏的特質。

總括本章中山公對各人的品評題目，用字簡潔，當中包含對該等人物的品性和才能，可從歷史記載中找到相符合的事跡引證；另外，即使山濤和其他人用同一品題，但意思亦可能有些微分別。本文的下一部分將基於本章的考釋歸納山公評鑑人物之特色，並與《世說新語》比較異同。

<sup>71</sup> 山濤著、葉德輝輯刻：《山公啟事》尚儀近代華文書籍暨圖像資料庫，1900。

<sup>72</sup> (唐)房玄齡，褚遂良等合著、陸費逵總勘、高時顯，吳汝霖輯校、丁輔之監造：《晉書》，頁 711。

<sup>73</sup> 劉義慶撰、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周祖謨，余淑宜，周士琦整理：《世說新語箋疏》，頁 486。

<sup>74</sup> (唐)房玄齡，褚遂良等合著、陸費逵總勘、高時顯，吳汝霖輯校、丁輔之監造：《晉書》，頁 551。

### 三、山公品評人物之分類和特點比較

從前部分對山公品評用語的分析，不難發現他和魏晉時期的其他人物品藻一樣，皆會量度各人的品性和才能，當中有着一些共通點，本部分將深入探究山濤品評題目的分類和特點；另外，亦會嘗試將山公品評人物的用字和特點和《世說新語》的人物品藻作比較。

首先，山濤每一條評論人物的題目，皆把人物的外在才能和內在品性融合起來，用另一種形式展現人物的內在品質。當中最佳例子當屬對羊祜和裴楷的品鑑。山濤評羊祜「克己復禮」、「體儀正直」、「出入周旋」表面是為了告訴君主羊祜的外在行為、舉止合乎正統禮儀規範，可糾正朝廷不良風氣和教導太子為君，有擔當尚書令總理政事和太傅教育太子之才；但山公的意思當然不只這一層，他同時也在讚揚羊祜的內在品德，我們甚至可以把以上三個品鑑題目和山濤直接對他的兩個內在品性評論——「秉德尚義」和「忠篤寬厚」一起理解。雖然據前文所述，這幾個對羊祜的評語具體考釋的意思實質是有些不同的，但筆者相信山公在說「羊祜秉德尚義，可出入周旋」以及「秉德尚義、克己復禮」時，必然不是將它們完全割裂開來，都是同時讚賞他具備儒家忠君愛國、仁義之品格。

山濤品評政治人物，巧妙地將內在品質和外在才能合為一體的特點，在裴楷的品評題目中更為突出，他評價裴楷「通理有才義」，單看此五字，可能會認為山濤只賞識裴楷的才能（即「通理」），因為如眾所周知裴楷對《易》理解出色，但後面的「才義」好像是含糊其辭，未能精準地點出裴楷到底有哪方面的義（即內在優良品性）。山濤擔任選舉官員之職已有多年經驗，按道理來說理應不會犯下此等錯誤。以裴楷一例來說，「通理」就是包含通經義的外在才能和「美在其中」的君子品格。其實，《山公啟事》中亦有其他類似例子，如「御史中丞周浚果毅、有才有用」、「孔顥有才能，果勁不撓」，此二例和裴楷的不同在於未有清楚說出二人的才能是甚麼，所以這裡反而是用品性去補充才能。如孔顥被舉薦為掌監察百官重權的御史中丞，果勁不撓意味着能堅守立場，有敢於直言彈劾官員的本事，《晉書》中又記孔顥與羊祜等人「共刪改舊文，撰定晉禮」<sup>75</sup>，反映其人能當下作出判斷，決定舊文需要刪改與否。因此，山濤似乎不太喜歡割裂各人的才能和品性，劉苑如也認為「『才』的表現，時與『心』的方向有關，受到心之左右，而有所為、有所不為。」

<sup>75</sup>（唐）房玄齡，褚遂良等合著、陸費逵總勘、高時顯，吳汝霖輯校、丁輔之監造：《晉書》，頁 345。



76，山濤把內在品德透過外在才能表現或反過來把外在才能透過內在品德表現的做法，可以說是才德並舉，

另一方面，山濤品藻人物時固然德才並舉，但筆者認同葭森健介所言，山濤在兩者之中似乎更注重內在品德<sup>77</sup>。山濤在啟事裡面就用了不少「正」、「直」的字眼，尤其重正直、公正的特質。《山公啟事》中可以輕易找到「質正少華」、「清和理正」、「體儀正直」、「識朗明正」等題目，而他特別看重公正不偏，從品題阮咸「真素寡欲」和「萬物不能移」中可得知；其他沒有直接用「正」或「直」字眼，卻有類似意思的題目還有評嵇紹「平簡」、評羊祜「忠篤」、評裴楷「通理」等。雖然它們的意思不盡相同，但都是山濤認同為官者必備的美好品德，蘊含「直」、「正」的意思。「正」有着合符規範、合符法則，以及不偏不倚的意思；「直」則是不邪曲和毫無私心。因此，山濤品評人物時，相比起才能，他往往更重視人物品德之正和直。

接下來是《山公啟事》和《世說新語》在品藻人物用語異同之比較。山濤品評人物時把內在品性外化於才能，與《世說新語》將人物的品性外化於外貌、神態有異曲同工之妙。這種把才性外化的做法在魏晉之時極為普遍。時人認為「俊美的外表離不開內在氣質的凸顯，形貌與氣質的完美結合才是魏晉人士所追求的名士風度」<sup>78</sup>。但是，若仔細考究，就會發現它們的側重點有所不同。由於山濤的目的始終是向君主推舉合適的任官者，因此他把才能和品性緊緊結合，二者當以品性為重，當然才能不可缺少。《山公啟事》評價裴楷「通理有才義」，指出他有「內聖外王」的品格和通經義的才能。反觀《世說新語》中的品藻則無此限制，單純視乎作者想突出品評人物之哪項特點，這是因為《世說新語》的人物品題已經由政治實用性的人物品評轉變為審美。以裴楷為例，〈容止〉篇第12則記「裴令公有俊容儀，脫冠冕，粗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為『玉人』。」作者透過描寫裴楷如玉般的美貌，目的是讚揚他的品格如玉的外表一般高尚。《世說新語》不是沒有對裴楷才能的讚揚，如巧藝篇第9則就記顧長康為裴叔則繪畫畫像時，特意在他臉上添上三根毛，以此來表示「儁朗有識具」，希望突出裴楷擅於識別人才的才能<sup>79</sup>。

<sup>76</sup> 劉苑如：〈從品鑑到借鑑——葉德輝輯刻《山公啟事》與閱讀〉。《中國文哲研究集刊》，頁181。

<sup>77</sup> 劉苑如：〈從品鑑到借鑑——葉德輝輯刻《山公啟事》與閱讀〉。《中國文哲研究集刊》，頁180。

<sup>78</sup> 董姍姍：〈從《人物志》到《世說新語》——人物品鑑的審美化〉。《上海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6年），頁15。

<sup>79</sup> 劉義慶撰、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周祖謨，余淑宜，周士琦整理：《世說新語箋疏》，頁794。

但是，總體來看《世說新語》把人物品藻的品格和才能分開為不同的獨立品評題目，和山公把二者緊緊結合在一個題目中還是有分別的。

此外，《世說新語》的品題用字，傾向於文學審美，誇張的成份也更多，對於人物的品性形容較為含糊，留待讀者自己參透、想像。反觀山濤則品題之間留下清晰的提示，使讀者輕易明白。《山公啟事》對羊祜「忠篤寬厚」、「克己復禮」、「體儀正直」的品評可見都是較為直接，陳佳煜提到「其以精簡之數言概括人物品質、才能兼及器識風度之例證於《山公啟事》中實屬多見」，也沒有用修辭或繁複的言語去修飾，令品評得以更為簡煉、達到一語切中要點的效果<sup>80</sup>；反觀《世說新語》的人物品藻就較為間接，多次使用了類比手法，如其中一則對羊祜的評價是「羊叔子何必減顏子！」將羊叔子的品德抬高到和顏子一樣，讀者須用他們本身對顏子的認識去了解羊祜其人。《世說新語》中另一以類比作品藻的例子還有「裴楷方王夷甫」。由此可見，《世說新語》文學性的品藻與《山公啟事》比較是偏向含糊化，後人也只能憑感覺和想像去判斷該人物的品性。這種手法能第一時間讓人對人物品性有一個大概想像，但二人終究不是同一人，所以和山濤直接切入、以幾個精要用語評論人物不太一樣。不過，其實山濤的品評並非完全沒有修辭和主觀審美成份，他舉薦阮咸時便使用了誇張手法，修飾阮咸的寡欲之性，山濤推許他「萬物不能移」，以及「真素寡欲」，其中的「不能移」和「真」字都滲入了些微感情色彩，以強調阮咸的品性，希望以此說服武帝提拔重用其人。不過，這種修飾用語和《世說新語》比較仍是傾向於精警和簡潔，文學性不太高。

#### 四、結論

由於前人對《山公啟事》中的品評題目未有進行深入細緻的研究，因此，抽取其中一些品評題目作考釋是必要的。

《山公啟事》多次推薦羊祜擔任不同官職，品評題目為「克己復禮」、「體儀正直」、「出入周旋」、「秉德尚義」和「忠篤寬厚」。前三個可被歸為同一類，是山濤從儒家的角度去評鑑羊叔子身體力行把「仁」化作禮的形式表現出來；而「秉德尚義」和「忠篤寬厚」則是補充羊祜除了「仁」還有「義」和其他良好品格，和《晉書》所說的「以清德聞」吻合。

<sup>80</sup> 陳佳煜：〈從漢末品題到《世說新語》品藻——漢末魏晉人物鑑賞嬗變研究〉。《上海大學碩士論文》，第 38 期（2016 年 4 月），頁 76。

本文選取的第二位品評人物是阮咸，山濤對他的品評為「真素寡欲」、「萬物不能移」和「深識清濁」。「真素寡欲」和「萬物不能移」主要是山濤看到阮仲容雖然看似崇尚道家，完全不理世俗事物和規條，舉止任誕，內心卻仍然保留着濟世之心；「深識清濁」則突出阮咸除了可以正己，不受外界誘惑，更有着正人的選官之才。

接着便是被評為「通理有才義」的裴楷，山濤以短短幾字概括了裴叔則精通《老》、《易》以及明白事理才能，同時讚賞他把內在道德修養貫徹實行。

最後一位則是嵇紹，山濤的品題為「平簡溫敏」以及「有文思」，欣賞他的文人儒雅。

對山濤人物品評題目作出深入考釋之後，不難發現雖然山濤按照品性和才能品藻各人，當中自有一套自己對於人物品評的準則和分類。

其中一個特點是：喜歡把人物的外在才能和內在品性融合在一條品評題目裡面，通常來說，山濤表揚某人物的才能或品性時前後呼應互補。因此，「誠亮、有美才」、「通理、有才義」等題目在《山公啟事》極為常見，「有美才」、「有才義」均為「誠亮」、「通理」的品性和才能作補充。另一個特點是：才志並舉，而兩者中尤為注重內在品德，「正」、「直」的字眼常見於品評，如「質正少華」、「清和理正」，而類似意思的題目亦有「平簡」、「忠篤」等，可見其選才重視品性之「正」。

最後，《山公啟事》的人物品評題目和《世說新語》同中有異。其一是兩者都把內在品性外化，分別只在於山公把品性外化於才能，而劉義慶則把品性外化於容貌舉止之上。另一個相異之處是《世說新語》的文學和審美性更多，品評用語也因此更誇張，所以其含義較為含糊；反觀《山公啟事》，雖然品題較簡潔，卻用字簡煉，沒有加入太多修辭。

## 參考書目

### 一. 專著

1. 山濤著、葉德輝輯刻：《山公啟事》尚儀近代華文書籍暨圖像資料庫，1900。
2. （三國）王弼注、（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注疏 9 卷》清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本，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
3. 王瑤：《中古文學史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
4. 老子著、王弼注：《老子（諸子百家叢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5. （魏）何晏集解、（唐）陸明德明音義、（宋）邢昺疏：《論語注疏》中國：迪志文化公司，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2001。
6. 汪文學：《漢晉文化思潮變遷研究——以尚通意趣為中心》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19。
7. （唐）房玄齡，褚遂良等合著、陸費逵總勘、高時顯，吳汝霖輯校、丁輔之監造：《晉書》上海中華書局據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本排印，尚儀近代華文書籍暨圖像資料庫。
8. （南北朝）范曄撰：《後漢書 120 卷》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2017。
9. 南懷瑾：《南懷瑾選集典藏版第 4 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
10. 陳澧注：《禮記（第 1 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1. 鄧秉元：《周易義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12. 劉義慶撰、劉孝標注、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修訂本）》北京市：中華書局出版發行，2006。
13. 劉義慶撰、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周祖謨，余淑宜，周士琦整理：《世說新語箋疏》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發行，2016。
14. （宋）蘇軾撰，（明）王如錫編、吳文清，張志斌點校：《東坡養生集》福州：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2013。

### 二. 論文

1. 陳佳煜：〈從漢末品題到《世說新語》品藻——漢末魏晉人物鑑賞嬗變研究〉。《上海大學碩士論文》，第 38 期（2016 年 4 月）
2. 董姍姍：〈從《人物志》到《世說新語》——人物品鑑的審美化〉。《上海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6 年）

3. 劉苑如：〈從品鑑到借鑑——葉德輝輯刻《山公啟事》與閱讀〉。《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38 期（2011 年 3 月），頁 171-213